



今日高邮微信
高邮日报手机报

一堂难忘的语文课

□ 袁长湧

每一个人都有着属于自己的记忆。1973年秋的一堂语文课,我至今记忆犹新。

那年,我在横泾公社姜陆中学读初中二年级。姜陆中学位于姜陆大队二队的田里。矗立在空旷田野中的一排高大的红砖红瓦房子,是学校主要建筑,两头的大间是教室,中间两间是教师办公室。教室北边的平房,是教师宿舍。与教室并排的东侧,有三间平房,西头是乒乓球室,学校唯一运动场所;东边两间厨房,用于为学生做午饭。学生自己带米,做饭的校工称一下,记下来“某某,几两”,所有学生的米集中一起煮。中午,按校工的记录打饭。菜是一成不变的青菜汤,菜金一分钱。

学生来自附近带程、胡家、姜陆、南刘几个大队,拢共初一、初二两个班,一个班四十多人,总数约八、九十人。

我在校时,有四个男老师:严传群老师,五十上下,身材高大,一脸慈祥,对学生非常和蔼。他既是校长,又是政治、生物课老师,泰州口音非常浓重。李长治老师,高邮城里下放知青,二十来岁,一米七五左右的个头,脸庞棱角分明,面容严肃,不苟言笑,自带书生气韵。他教数学,普通话标准,板书非常漂亮,数学推理、论证十分严谨。同样是高邮下放知青的王老师,年龄与李老师差不多,四方脸,瘦瘦的,潇洒飘逸,教英语。教语文的嵇老师,四十岁左右,个子不高,圆脸,脸上总是带着笑容,两只眼睛炯炯有神。

秋季开学不久,天气非常炎热。午休时间,学生们有的趴在课桌上眯着眼,有的三三两两在外面玩。下午第一节语文课,同学们难免精力不集中。经验丰富的嵇老师有的是办法。我不知道嵇老师是如何了解到我会讲故事的,或许是听同学说的吧。他把我叫去,简单了解一下情况,然后,安排我在下周语文课的时候,给同学们讲一节课的故事。

当时我并不知怎样讲故事,只是把所看过小说之类的书,凭记忆向同学们复述。可能是我对细节生动、形象地描述和加工,比较能够吸引听众,所以同学们就觉得我会讲故事。实际情况是,我对情节曲折的小说之类很感兴趣,加上记忆力较好,也喜欢把自己看过的故事分享给别人。

我当时刚看过一本书,书名现在已不记得了,内容是讲抗战后期,苏中、苏北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,与敌、伪、顽开展武装斗争的事迹,约有二、三十个不同的故事。我选择为同学们讲的故事,类似于“三垛河伏击战”,但规模小得多。故事发生在高邮与宝应交界的一个地方,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十几人,利用水网密布的地形,出其不意地伏击了伪军的一个头目及四名随从,打死两人,俘获三人,我无一伤亡,振奋了沦陷区人民的信心。

这天下午,嵇老师宣布,这节课由我为同学们讲故事。我走上讲台,学着老师的模样,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故事的题目,随后就凭着

记忆摇头晃脑地讲了起来。刚开始有点紧张,嘴唇哆嗦,声音变调,动作也有些僵硬。后来逐渐进入了状态,语言流利起来,声音也清晰了,动作也自然了。为便于同学们理解,我把地形示意图画在黑板上,伏击地的河流、小桥、渡口,伏击人员位置,伪军来路、必经之地、丧命被俘地点,事后我军撤离路线,一一标明。我在讲台上看到,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,没有一个打哈欠的。嵇老师站在讲台的一侧,微笑着看着我,一直到下课铃响。

这节课,对于当年我的同学们来说,不会有太深的记忆。时隔五十多年,一定都淡忘了。对嵇老师来说,让学生教学生,在他的教学实践中经常使用,并不新鲜。但对于我来说,意义迥然不同。现在看起来,这节课无疑不专业,我不知道课堂讲演的技巧,不懂得利用语音的抑扬顿挫和感情节奏推动故事高潮,更不会调动听众情感共鸣。然而,就是这一课,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。从此,我特别喜爱看书,有意识地记忆精彩段落和情节。而讲故事,成为我一生的兴趣。务农时,在田间地头为社员讲;工作后,为工友讲;退休了,为孙辈讲。并由此热爱文学,自学中文,迷恋写作,常有稿子被报纸、广播等采用。后来,从事文秘工作数年,成为单位公文写作的能手。

“兴趣是最好的老师”,高明的教育者,都特别善于发现、培养学生的兴趣,从而引导孩子追求知识、汲取智慧。嵇老师不太可能预料到,如此一课会对我的人生轨迹产生影响;但他善于发现、培养学生的兴趣,无异于是在点亮学生的智慧之光,照亮他们前进的方向。遇到这样的老师,的确是学生的幸运。

夜色与晨光之间

□ 市汪曾祺学校九(9)班 韦子涵

上眼,那试卷上狰狞的红色数字和密密麻麻的叉号,便无比清晰地灼烧着我的视网膜,挥之不去。懊悔、羞愧、对自己的失望,种种情绪像潮水般翻涌上来,几乎要将我淹没。就在这情绪的最低谷,我无意间抬起头,目光与书桌一角相框里母亲的照片蓦然相遇。照片里,她正温柔地笑着,眼神平静、包容而充满力量,仿佛在无声地对我说:“孩子,没关系,一次失败不算什么,人生的路还长着呢。”

就是这无声的凝视,像一道微光,划破了我内心的黑暗。我深吸一口气,仿佛被注入了一种莫名的力量。坐直身体,我重新抽出那张皱巴巴的试卷,用力将它抚平,铺展在灯光下。这一次,我不再逃避,不再恐惧地移开目光,而是强迫自己,直面每一个错误。我开始逐题分析,冷静地寻找错误的根源——是公式概念理解模糊?是解题思路出现偏差?还是计算过程粗心大意?我用红笔在错题旁仔仔细细标注。找出

症结后,又从辅导书中找出同类型的题目,一遍遍地重新演算、练习。当笔尖在草稿纸上发出“沙沙”的声响时,一种奇妙的转变发生了:内心翻江倒海的焦虑和恐慌,渐渐被一种沉静的、全神贯注的投入所取代。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我,这张试卷和眼前的难题。待我终于将所有错题理清,并确信自己已经完全掌握时,窗外的夜色已深如墨染,万籁俱寂,而我心中,却仿佛点亮了一盏明灯,驱散了所有阴霾。

翌日清晨,当我再次背起书包,踏上那条熟悉的路径,感觉已截然不同。朝阳初升,金色的光芒透过行道树枝叶的缝隙,在路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,仿佛铺了一条碎金之路。叶片上的晨露尚未蒸发,在阳光照射下,像一颗颗晶莹剔透的钻石。身旁有晨跑的人经过,他们的脚步声轻快而充满生机……

我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:生命的历程,正如日夜的交替与循环。夜色深重、寒意刺骨之时,固然难熬,但那只是过程的一部分;只要不放弃,沉下心来,一点点地去面对、去解决,总能等到晨光熹微、希望重生的时刻。

指导老师 赵云龙

观《南京照相馆》有感

□ 市第一小学五(9)班 薛琨阳

间没了气息。施暴者却仅用冰冷的眼光看着,而孩子母亲绝望的呐喊声、哭叫声穿过银幕,震耳欲聋。日军残暴虐的嘴脸让我恶心、愤恨。

最让我感动的是阿昌临牺牲时的一幕,他说:“中国不许你们这么糟蹋!因为你们,鸡鸣寺的鸡不鸣了,莫愁湖的湖更愁了,好好的南京变成了地狱。但,总有人愿做地狱里的光。”阿昌原先只是小小的邮

那是一个寻常的周五午后,物理试卷被课代表分发到每个人的桌上。我信心满满地翻开卷子,然而,只一眼,周遭世界的声音仿佛被瞬间抽离,骤然失声。我的视线,我的全部心神,都被那些刺目的鲜红叉号牢牢钉住了。它们不像简单的错误标记,更像是一块块灼热的烙铁,烫在我的心上。72分!一个我从未想象过的分数,像一盆冰水从头顶浇下。讲台上,老师开始讲解错题,但那声音变得越来越遥远。我的心,像一颗被抛入深海的石子,不断地向下坠落,沉入一片冰冷、无声的黑暗深渊。

终于熬到放学铃响起,我几乎是逃离般地冲出教室。平日觉得亲切的街道,在渐浓的夜色中变得陌生而充满压迫感。夜空如泼墨,不见星月,路旁平日里郁郁葱葱的树木,此刻也褪去了白日的青翠,化作一幢幢沉默的、形态怪异的黑影。我下意识地加快脚步,最后几乎是小跑起来,直到冲进家门,将沉重的书包甩在椅背上,家中那盏温暖的、散发着橘黄色光晕的台灯,才将我的魂魄从九霄云外拉回现实。

我瘫坐在书桌前,身心俱疲,像打了一场败仗的士兵。然而,一闭

“历史是一堆灰烬,但灰烬深处有余温。”《南京照相馆》这部电影将我带回了1937年的南京,早已熟知的历史在两个多小时里被重新撕开、放大、逼近,逼得我无处可逃。南京人民的悲痛、绝望、无奈,让我无比愤怒。

影片以南京沦陷后的吉祥照相馆为历史舞台,讲述了邮差阿昌、照相馆老板、演员毓秀等普通老百姓被迫为日军冲洗照片时,为将真相公布于世,他们冒着生命危险,谋算将底片运送出去的故事。影片里一个场景让我特别窒息:日军为拍“亲善照”,把一个哭闹的婴儿狠狠摔在地上,孩子瞬

春风化雨,润物无声

□ 市外国语学校初中部 赵桂珠

接手七年级新班语文课时,李明是班里最不起眼的存在。他坐在教室最后一排,上课总是缩着肩膀,眼神游离,课本上满是潦草的涂鸦,作业要么迟交要么字迹混乱。第一次默写古诗《观沧海》,全班只有他错了大半,“竦峙”写成“耸寺”,“星汉灿烂”写成“星汗灿烂”,红叉像密密麻麻的针,扎得我心里发沉。

课后我叫他到办公室,他低着头,双手紧紧攥着衣角,指甲几乎嵌进肉里。“李明,这些古诗课上都讲过,你怎么错了这么多?”我尽量让语气温和,可他还是像受惊的小鹿,嘴唇翕动着却说不出一句话,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我正想再说什么,他突然小声啜泣起来:“老师,我……我小学就没学好语文,我太笨了,根本学不会……”

这句话像一根刺,扎醒了我。七年级是初中阶段的起点,对于基础薄弱的学生来说,语文学习的挫败感早已像阴霾一样笼罩着他们。如果我只是简单批评指责,只会让他更加自卑,彻底放弃语文。我递给他一张纸巾,轻声说:“没关系,老师知道你不是笨,只是还没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。我们从现在开始,一步一步来,老师陪着你,好不好?”他抬起头,眼里满是惊讶,迟疑地点了点头。

从那天起,我开始用“润物细无声”的方式,悄悄为他播撒希望的种子。课堂上,我会特意设计一些简单的问题问他,比如“《春》这篇课文里,作者写了哪些春天的景物?”“这个词的近义词是什么?”每次提问前,我都会用眼神示意他,给他足够的信心。起初他还是紧张,回答得结结巴巴,我总会笑着鼓励他:“说得很好,再组织一下语言,会更流畅。”

为了帮他夯实基础,我利用课余时间帮他补习。我没有给他布置额外的难题,只是从最基础的字词开始,教他认字、写字,逐句讲解古诗的含义。他的字写得歪歪扭扭,我就握着他的手,教他横平竖直;他记不住古诗,我就和他一起朗读,用生动的故事讲解诗句背后的意境。有一次讲解《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》,我告诉他:“李白和王昌龄是好朋友,朋友被贬官,李白心里很着急,就把自己的牵挂寄托给明月,

这天风很柔和,阳光很灿烂,我们一起来到仪征天乐湖游玩。

我们直奔过山车。哥哥激动地说要坐,我却不敢。哥哥一口气连玩三四次,还摇头晃脑地向我炫耀。我一看他那得意洋洋的表情就生气了,也要去坐。我准备上车时又打起了退堂鼓,好吓人呀!可是转念一想:我不玩,哥哥一定又要笑我了。我只好硬着头皮上去,努力克服心里的害怕。

过山车的轨道真陡啊,我觉得与地面都快形成90度直角了。我紧闭双眼,双手死死地抓住扶手。车先上到坡的最高处,然后一个俯冲下来,我耳边传来呼呼的风声,情不自禁地睁开双眼,眼前的景物一闪而过。紧接着车又飞快地穿过山洞,最后转了几转才停下。我的心忽上忽下,一会儿提到

让明月陪着朋友一路前行。”他听着听着,眼睛亮了起来:“老师,原来古诗这么有意思,不是枯燥的文字。”

我还发现李明虽然语文基础薄弱,但观察力很敏锐。一次作文课,题目是《我的校园》,班里大多数同学都写了校园的美景、热闹的课堂,而李明的那作文里,却写了校园角落里的那棵老槐树,写了树下打扫卫生的保洁阿姨,写了下雨天阿姨为他撑起的一把伞。作文语言虽然朴实,却充满了真情实感。我在课堂上朗读了他的作文,笑着说:“李明的作文虽然没有华丽的辞藻,但观察细致,情感真挚,这就是作文最宝贵的东西。我们写作文,就是要写出自己的真实感受。”班里响起热烈的掌声,李明的脸颊涨得通红,却第一次没有低下头,而是偷偷露出了羞涩的笑容。那节课后,他的作业本变得整齐了许多,虽然还有错别字,但字迹工整了不少,作文也写得越来越有内容。

有一次,我在他的作业本里发现一张纸条,上面写着:“老师,谢谢您没有放弃我。以前我觉得语文很难、很枯燥,是您让我知道,语文其实很有趣,我也可以学好语文。”看着这张纸条,我心里暖暖的。教育就是这样,不需要惊天动地的壮举,只需要用耐心和爱心,在学生心里播撒希望的种子,总有一天会生根发芽。

期中考试前,李明主动找到我:“老师,我想好好复习语文,我想考及格。”我笑着说:“老师相信你,只要你努力,一定可以做到。”我帮他制定了详细的复习计划,重点复习字词、古诗和基础阅读。他每天都按照计划认真复习,遇到不懂的问题就主动来问我,眼神里满是坚定。

期中考试成绩出来了,李明的语文考了94分(总分150分),虽然不是很高,但比起之前的成绩,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。他拿着试卷激动地说:“老师,我及格了!我真的及格了!”看着他脸上灿烂的笑容,我仿佛看到雨后春笋破土而出的生机与活力。

春风化雨,润物无声。教育是一场漫长而温柔的旅程,不需要急功近利,不需要刻意强求,只需要我们放慢脚步,用耐心和爱心陪伴学生成长。

我的心儿怦怦跳

□ 市实验小学西校区四(6)班 张莘悦

嗓子眼,一会儿又落了下来。一下车,就兴奋地对妈妈说:“妈妈,真是太好玩了,一点都不像我想的那么可怕,我以后不会怕了!”我又坐了几次,发现这个又刺激又好玩。就在我开心时,管理员阿姨对我说:“小朋友,我们要关门了,你下次再来玩吧。”我真依依不舍啊。

回去的路上,妈妈对我说:“现在你知道好玩了吧!每一件事都要去试一试。你看,今天你就战胜了过山车。”我开心地笑了。风还在暖暖吹着,天边的晚霞美丽极了,就像我此刻的心情。